

雁鸣湖的好

□乔叶

我经常想象,如果不开车,从郑州一步一步走到雁鸣湖去,那会是怎样一幅情境。我一定会邂逅一个又一个亲切的村名:杜庄、刘集、盆窑、穆楼、朱塘池,还有那些个密集的岗:郑岗、彦岗、杨岗、芦岗……这些村子因为没有邻着车水马龙的郑开大道,所以还可以看到很多空旷的土地。这些土地,还没有来得及盖成房子,她们的面貌还是可爱的田野,田野里还长着大片大片的庄稼。若是时值盛夏,我沿着玉米地中间的小路慢慢前行,过人高的玉米像两排翠绿的城墙,密不透风。除了玉米地,还有棉花地。在宽展展的叶子衬托下,粉红、玫红和雪白的花朵正在绽放,圆润坚挺的棉桃也已经一个个鼓起,低头去嗅,便可以嗅到一丝丝淡淡的甜香。

当然,玉米地还是最多的。走着走着,玉米地似乎

成了帷幕,一道,又一道。每次拉开最后一道幕布,不期然就会看到另一种东西。有时候是苗圃,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小树苗。更多时候,能看到一些好吃的东西:花生、红薯、西瓜、葡萄……

体会了这些好,渐渐的,你看见了汪汪润润的稻田,又看见了洋洋洒洒的蒲苇,你就知道,雁鸣湖快到了。如今雁鸣湖的美誉度已经很高了,可是走进你你就会觉得,这怎么那么不像一个声名显赫的景区呢?它还有着原生态的天然。天然有丽质,也有拙朴。湖边的树就那么长着,疏疏密密。湖水就那么静着,安安恬恬。鱼就那么游着,悠悠扬扬。风就那么吹着,爽爽朗朗。鸟就那么叫着,清脆脆脆。游人不多,商家也不多,没有人要热情地给你推销什么,也没有人要鼓噪你娱乐什么。

所以你不喧闹,你喧闹不起来。你就只管走,纯粹地走。你走着走着就停了下来,默默地站一会儿,就还想走下去。再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没有路了。路就那么到此为止,颇有出人意料的野趣,那么,就这么野一些,也是挺好的吧。你甚至想,就是到了深冬,这里也是好的。下了雪,就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到了初春,这里也是好的。下了雨,就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说到底,有关雁鸣湖的好,就是乡村的好,田园的好,是你以往记忆里留存而当下生活里日稀的好,是让你不由得感伤感叹却又无语沉默的好,也是你日趋远离时蓦然间又朝夕拾的好。

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好,我很愿意去雁鸣湖。一想到去的地方是雁鸣湖,心情就很放松,那感觉,就像是要回家了。

官渡思孟德

□周俊杰

很感谢朋友为我创造了一个迁居的好机会,与省文艺界几位作家、书画家同居于官渡,恐怕时下再也很难找到如此佳的好去处:我们视为“别业”的官渡草堂。一千多亩地的庄园中流过一条小河,在河北岸,建了可为艺术家安心进行创作的基地。不到十户人家,每家一亩地,在有围墙的院落中耸立起了白墙黛瓦徽式三层小楼。院内院外均栽有十多种不同季节开花或不开花的树木。艺术家们可以在此安心地读书、搞创作,且时时可与芳邻品茗、小酌、聊天,与家人散步。加之空气较城市清新许多,在此树木成林、如公园一般的大院中生活,对于我们这些已过不逾矩之年的人来讲,无疑是颐养天年的福地。

作为书法家,其实写字时间远没有读书时间多。冬季或夏季,多坐在室内翻书。春秋不冷不热天,则往往坐在院中有藤椅、茶几的亭子中,一边望着亭边池中悠闲的金鱼,一边品着清茶,读一些与书法不沾边的闲书。更多的时间则双手托着头,仰望着天空,周围的一切均视而不见了,而思想却一如脱缰的奔马,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遨游。很有意思的是,在“官渡”这一特定场合中,我想得最多的一个人,是一千多年前曾在这里进行过一场堪称中国及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官渡之战,从而改变了其本人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国时期被曹丕追尊为魏武帝的重要人物——字孟德、小字阿瞞的曹操。

在中国的戏曲中,将曹操涂个白脸,以示其“奸雄”面目。《三国演义》虽不乏描写其雄才大略的盖世才华,但终认为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非汉室正统的篡位者。而实际上,曹操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书法家、文学家及优秀的诗人,各朝各代很少有与其才华相颀颀的领袖。其时东汉末年,汉献帝已无能力巩固其政权,只有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征讨四方。他先后灭了二袁、吕布、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又打败了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政策,使战乱多年的中国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当然,我虽列出曹之一系列功劳,但更为关心的是与我时下居住地有关的“官渡之战”。我在此经常翻读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在这本史书中,描述此战过程的文字并不多,但还是大致道出了前后经过。

当时最大的军阀割据势力是袁绍,领兵十万,所占土地面积也广,但在曹的眼里,“袁绍虽有壮志而见事迟”(《三国志·魏志·武帝》,下同),是缺少谋略和博大胸怀、眼光短浅的一介武夫而已。

但在具体战斗中,曹又不敢轻视这位兵比他多数倍、粮草充足而手下勇武战将多的军阀。惜“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致使在关键时刻,谋士许攸投降曹操,并献计,由曹亲率精兵五千,偷袭官渡四十里外的袁屯粮草之鸟巢,命四面放火,“尽烧其车”。一方面血战守军,一方面又安排精兵坚守官渡大本营,与袁兵“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绍众大溃”。此战下来,斩袁兵七万,并“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袁绍也由于“进军官渡,自军破后发病呕血,夏五月死”。由于在官渡打败了袁绍,曹自此则雄踞中州,成为魏、蜀、吴三权分立中实力最为雄强者。

仅此一役,已使我对曹佩服之至。每当我住在官渡,便会经常想象到在我脚下曾经有千军万马厮杀的情景:我仿佛听到了急促的战鼓声,将军、士兵拼杀的怒吼声,也似乎闻到了那数以万计战死沙场的将士们鲜血浸染了这方土地的血腥之气。我闭目静思,真的听到了历史车轮的碾压声和士兵们的脚步声,那一幅幅画面不断地在我面前闪现,如同过电影一般,由模糊而逐渐清晰。而在读曹操《度关山》《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蒿里行》等几十首诗歌及曹丕、曹植文论、诗词时,便会感到曹操在中国历史上的厚重分量。

不过使我从心底更为敬佩其人的是他的胸襟和气度。我再引《三国志》中的一段话,是在官渡之战后,曹军不仅缴获了大批物资,更为重要的是数以百计曹部下偷偷写给袁绍的献忠信,曹看到后如何处置?《三国志》中曰:“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说得很清楚,曹操不看,全让烧掉了。《三国志》注中说:“魏氏春秋曰,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这是何等的大气和善解人意!曹若是小肚鸡肠之人,将信打开后,凡意欲叛己投袁者一一杀掉,那就不是曹孟德了,大概袁绍之流当会如此为之。多年来,我在读《三国志》及《三国演义》时,这是最为让我感动、敬佩的情节,且数十年来,不断在脑子里闪现只有曹公才会作出如此令当时及后人赞叹不已决定的这一幕。难怪《三国志》中对曹魏君主称“帝”,对蜀、吴君主则称“主”,作为正史的此种定位也可视为倾向和导向。

在官渡草堂读“官渡之战”,读曹公,令人品味之情节和感慨甚多。今日为清明前一日,天气清爽,细雨蒙蒙,应有诗而不得。写到此,忽涌出一联句,算作此文的结尾吧:

风云霸业忆官渡,
烟雨诗心归草堂。

对决的是 做人的格局

——官渡之战遐思

□杨东明

官渡的名气得之于建安四年的袁绍与曹操的官渡之战。袁绍坐拥幽、冀之地,领精兵十万,欲一举攻破许都,拿下曹操。此时,曹军与之对抗的不过二万人,孰强孰弱,一望即知。更要命的是刘备这个伪皇叔真草鞋贩子又趁火打劫,占下邳,据沛县,在曹操后背上连连捅刀子。

曹操一边于官渡坚守,抵抗强敌袁绍,一边亲自率军先破弱旅“刘皇叔”。袁绍帐下高人田丰向袁绍进策,“举兵袭其后”,要把曹操做成肉夹馍。如用其计,曹操日后断不会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机会。怎奈袁绍居然用“小儿子有病”这种理由废了田丰的建言。

仔细想想,袁绍这样做不过是要借曹操之手,先灭了“皇叔”这个后患。袁绍再牛,也还是刘姓皇帝的属臣,刘备祭出“正统血缘”的旗号,袁绍断不能容。

放弃与刘备合击灭曹的机会,是重大的战略性失误,袁绍的鼠目寸光和小肚鸡肠已暴露无遗。

相形之下,曹操更显其作

为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刘备溃败漏逃,妻儿和拜把子兄弟关羽都做了曹操的俘虏。曹操不但不杀他们,反而像家人一样厚待。对屠戮曹操大将的关羽,更是“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关爱备至。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宽广胸襟,绝非袁绍能比。

与袁绍的刚愎自用不睬下人之计迥然不同,曹操手下谋士荀攸献策,声东击西,分兵延津而实救白马。曹操当即欣然用之。白马一战,袁绍折损大将颜良、文丑,重挫了全军的锐气。

曹操礼贤下士宽怀容人的气度,引得袁绍帐下谋士许攸弃袁投曹。许攸建议曹军突袭鸟巢,火烧袁军辎重粮草,曹操当即采用。人衔枚,马缚口,胆略过人的曹头亲自率领轻骑五千,打着袁绍军队的旗号,趁着暗夜抄小道偷奔鸟巢而去。及至四面火起,八方呐喊,袁军再欲回救已经太迟。

断粮有害眼厉害,这毛病不好治。袁绍的核心队伍张郃、高览双双率部投降了曹头。细究起来,张、高两员大

将的倒戈绝非担心吃不饱肚子那么简单。看透了袁绍没有君临天下的能耐,才是他们择主另归的原因。

官渡之战,让不可一世的袁绍十万大军土崩瓦解,袁绍带着残余的八百骑兵逃回河北,不久即抑郁而亡。

汉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大家都是枭雄,谁也不必抢占什么正统不道德高地。《三国演义》的捉笔者罗贯中推崇“正统”,必然扬刘抑曹。然而,曹公的领袖风度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的。“……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公一首《观沧海》,气吞山河的帝王之气已显露无遗。无论是喜欢挤挤眼泪,做一番假仁假义表演的刘“皇叔”,还是偏据江东,打着小算盘觊觎小小荆州的孙权,在做领袖的气度上,皆与曹公不可同日而语。

做夺天下的枭雄如此,做大公司、大企业的领军亦然。

最终的对决和比拼,当是做人的格局。

作者简介

杨东明,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作家协会顾问。

作者简介

周俊杰,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